

# 东坡伴我醉酒城



□ 骆志勤

我生活在处处留有东坡传说和足迹的地方，从离住地只有几公里的连鳌山，踏寻东坡墨迹，到千里之外的西湖边苏堤，领略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诗味。因为心中有东坡，觉得自己真幸运。无论走到哪里，特别是东坡留下足迹的地方，心中藏有东坡诗文，便有“大江东去”的千古豪情，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似水柔情。无论是失意还是得意，总能从东坡那里找到宣泄和慰藉，高兴时，高吟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”，失落时，也能喊出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

出于热爱，我写过一些介绍苏东坡做人、做官、做文的文章，如三苏教育经验、法制思想，《苏轼与传统文化》系列——与酒、与竹、书法、绘画、美食、养生及诗歌、散文成就，还有乡土教材《三苏与丹棱的不解之缘》。由于走得近了，对他的生平、成就更多了解，对东坡的为人和品质，更是欣赏和钦佩。算是沾了苏东坡的文气，觉得自己好有修养。家庭被评为眉山市“首

届书香之家”，本人成为市级“阅读推广人”，向着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努力，学着写一些诗歌、散文，出版了几本不算糟踏笔墨的书。

从教40多年，教的又是语文，无数次在课堂与学生分享他的诗文，什么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“正是橙黄橘绿时”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什么“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”，在他的诗文中陪孩子一起笑、一道哭，一起心领神会、一道高声吟诵，尤其是引导学生欣赏《明月几时有》，领悟东坡的百态人生。月如明镜，映照环宇，苏东坡心系明月，把自然神话和人生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，让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传诵千年。苏轼旷达的心胸和情愫，使他发出了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美好祝愿。千百年来，这首词承载着诉不尽的豪情与离恨。要是能够走出眉山，到更远的地方传播三苏文化，岂不快哉？快到知天命年龄的我，不时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妄想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！我承担了四川省教学名师送教任务，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东坡这首词。中秋刚

过，金风送爽。我们一行便匆匆朝着川南酒城——泸州进发。走到酒城边，就闻到玉液琼浆的芳香。当晚，主人盛情接待了我们。席间说起来自千载诗书城，第二天又要解读苏轼的诗，被主人一阵阵文化名人故乡人的恭维，便飘飘然起来，学着他“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微霜，又何妨”，来了一盘狂饮，喝得个酩酊大醉，居然忘记了给家人报平安。半醉半醒之间，一觉睡到天明。

酒兴没有过完，湿漉漉的空气中还留有桂花的芳香。到泸州第二外国语学校，巧合的是校门口还有与我名字相同的“志勤楼”。讲学厅有来自泸州各学校近千教师作证，和初中的孩子们一起，如痴如醉地分享“乘风归去”“起舞弄清影”“人有悲欢离合”等诗句。与花季少年穿越时空，和大文豪一道品评描写明月的诗句，笑谈人生。课前准备的五张用词中名句书写的书法作品，作为奖品，被发言精彩的追风少年高兴地领走。

课堂上，紧紧围绕一个“醉”字解读全词，师生互动。我巧妙

点拨，妙语连珠；学生诵读有味，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借东坡诗句强说愁；在场听课的老师，也在笑声、感叹声与掌声中，一起深入了解了东坡的旷达人生境界。伴着王菲演唱的《明月几时有》的旋律，40分钟很快过去了，我们都陶醉在东坡营造的亦真亦幻的美妙意境中。

如果没有酒，可能就不是那个超尘脱俗的苏轼了；如果少了月，就不是潇洒飘逸的大文豪了。诗酒趁年华，是白玉盏和杜康，让酒城教育界的老师对苏东坡敬仰、花季少年对皎洁明月向往，让苏轼这首带着美酒香醇的词，在处处弥漫着酒香的酒城获得了广泛共鸣。我借着泸州老窖的酒兴，更凭着苏东坡给我的自信和胆量，“豪华落尽见真淳”，这节课有点“出新意于

法度之外，寄妙理于豪放之中”，效果超乎预想。

人生如梦，转眼九年过去了，曾是东坡伴我醉在酒城，留在了我的心底。

我时常想，不是我的教学水平有多么高，虽然我也积累了一点教学经验，课前作了一些引导学生抽丝剥茧、逐层深入理解课文的准备，加上名师培训班语文教学专家陈元辉教授的悉心指导，但如果不是来自东坡故乡人，如果没有他“明月几时有”的天问，没有东坡对酒的苦恋、对明月的痴情，没有他由失意到洒脱的表白及精美的诗句，没有仰慕他的书法，几十年下的笔墨功夫，让我身上多少有一点文人气质，将会怎样？想到这些，我悄悄地叫一声：“您好，苏东坡！”



## 林海晨韵

李昊天 摄



## 乡村夏日 (外一首)

□ 何军雄

温馨浪漫，这夏日的空寂  
沿着乡村的脉络图腾  
驾驭在六月，以热浪出现  
山野飘散的风叙述着激情  
从岔口，延伸出一滴雨

盛大的绿，占据着乡村  
在夏日的温暖里孕育繁华  
稻谷，麦子，土豆，高粱  
呈现生活的美满和幸福  
田园风光，在六月抒情

微风轻拂，山梁牧童高歌  
借着乡村的美景写意  
收割的喜悦，从山间弥漫  
乡村夏日，所有的艳丽  
从一幅画面里依次升腾

## 夏日斜阳

夜幕时分，斜阳依次撒下  
照射在乡间的大槐树上  
一些影子，攀爬在地面  
夏日的炎热瞬间拉上帷幕  
倍感清凉，渗透大地神经

斜阳，将夏日的树荫遮挡  
穿过风的屋脊，一缕光  
背对着乡村盛大的绿色  
山野空旷，斜阳肆意蔓延  
在故土上驾驭一道风情

一段时光的隐喻，随斜阳  
渐入佳境  
风的指法张扬  
映红了古堡的半张脸  
夏日的斜阳，是云做的纱  
笼罩在乡村的舞台之上

# 白石老人的“蝉”

□ 路来森

白石老人喜欢画草虫，而“蝉”，即是白石老人喜欢画的草虫之一。

白石老人小时候，居住星塘老屋，屋前垂柳依依，想来，夏日里，也必定是鸣蝉满枝。故尔，白石老人对于“蝉与柳”的关系，也就观察极细、体悟极深。

如此，他的那幅《柳叶双蝉图》，也就格外生动传神，怡人感人。

柳枝两条，垂垂而下，柳叶暗青色，片片如刀，彰显着一份倔强的韧性；蝉两只，一只背朝上，似正翘臀嘶鸣；另一只，则胸朝前，隐隐，被叶片半遮蔽着，暗红的肤色，仿佛昭示已近垂暮；两只蝉，俱是缀于柳叶之上，似在相互对视，又

似在遥相呼应；柳枝，有微风吹拂之感，生动灵性，情趣盎然。

这样的画面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唐人·薛涛那首名曰《蝉》的诗歌：“露涤清音远，风吹数叶齐。声声似相接，各在一枝栖。”

露洗柳叶，清新而明亮，清风徐来，两只蝉各栖一枝，声声嘶鸣着，彼此呼应、相接，歌唱着这个美好的夏日。

晚年，白石老人画蝉，喜欢与枫叶或者红叶相搭配，如：《红叶鸣蝉图》《枫叶秋蝉》《枫叶蝉》《秋叶鸣蝉图》等。

秋蝉，又谓之“寒蝉”，柳永《雨霖铃》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都门帐饮无绪……”中的寒蝉，即是秋蝉。凄切，意味着秋蝉叫声悲凉，有一种萧索、没落之感，但白石老人在画中，配之以殷红的枫叶，情

境就大为不同了。此类画，白石老人画枝干、蝉，大多以墨笔画出，而枫叶，则是以胭脂洋红画出，色彩极其鲜艳、浓烈，渲染出一种热烈的气氛，于此，就将“秋蝉”原本的暮气扫荡殆尽。对于白石老人本人来说，或许还寄寓了一种“老骥伏枥”，或者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情志意味。

事实，或许确然如此，白石老人有一幅《枫叶秋蝉图》，其题跋曰：霜叶丹红花不如八十七岁白石。其中，“老而弥红”的寓意，可谓夫子自道矣。

在此类画中，最出名的一幅，当属那幅《秋叶鸣蝉图》：枫枝三两，枫叶片片、疏疏，一只蝉爬伏于枫枝上，安静而祥和。树枝，是墨笔画成；枫叶，则是胭脂洋红画出，整幅画面，被片片红叶渲染出一派

热烈、祥和的气氛，真是喜庆极了；另有题跋曰：祖光风霞儿女同宝。新风霞，是白石老人的弟子，此画，正是新风霞与吴祖光新婚时，白石老人赠送的，其中，寄托了白石老人对这对新人的祝福，也足见老人对这对夫妇的喜爱。

白石老人画蝉，是工笔，但也有写意，所以，其寄寓尤深。

如果单独看白石老人画的一些“卧蝉”，就会发现，那蝉，可真是安静，仿佛正在修行，是蝉，也是在“禅”——在白石老人的笔下，一只蝉，是有一定佛性的。

白石老人画有一幅《贝叶草虫图》：贝枝三两，贝叶片片，另有蜻蜓两只，螳螂一只，蝉一只。蜻蜓，展翅飞翔；螳螂，举“刀”欲扑；那只蝉，则仿佛正静卧深思。我们知道，贝叶是贝多树的树叶，古代印

度人曾经用来写经，所以，后来也就用贝叶借指佛经。很显然，白石老人这幅画中，以“贝叶”为背景，其寓意自在矣。

何况，画面还有白石老人的一首七言律诗的题跋：漫游东粤行踪寂，古寺重经僧不知。心似闲蛩参人事，细看贝叶立多时。红叶题诗图出嫁，学书柿叶仅留名。世情看透皆多事，不若禅画贝叶经。

贝叶，是经；画，是禅画。

我相信，画上那只静卧的蝉，恰如白石老人“细看贝叶”，正在静读一页页“贝叶”经——它是一只参佛的蝉，此蝉，是蝉，亦是“禅”也。或者，亦可如此说：在白石老人眼中，所有的草虫，都是有灵性，具佛性的。

白石老人，“蝉”之寓意，可谓深深矣。